

炮打双灯

中国文联出版社
PAODA SHUANGDENG

杨绛 孙犁 冯骥才等◎著

《收获》50年精选系列·短篇小说卷一

主编：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/ 执行主编：祝勇

《收获》50年精选系列

主编／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执行主编／祝勇



炮打双灯

中国文联出版社
杨绛 孙犁 冯骥才等／著
PAO DA SHUANGDE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炮打双灯/ 杨绛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9. 4

(《收获》50年·精选系列/ 李小林, 肖元敏, 程永新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6310-8

I. 炮… II. 杨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2448号

书 名	炮打双灯
作 者	杨 绛等
主 编	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印制	焉松杰 戴 东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印 张	20.75
插 页	2页
版 次	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310-8
定 价	32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总 序

祝 勇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，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。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，这间收发室，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，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，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，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，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，等待编辑们的辨识。很多年中，从邮局、收发室、到编辑部、印刷厂，再回到邮局，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，像链条，周而复始地转动，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，经过它的转动，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。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，巨鹿路 675 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，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，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。

《收获》的历史，早已超出它的自身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，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、创作谈，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。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，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。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，如果有起码的公正，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。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——早在 1957 年 7 月，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，到 1979 年以前，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，它发表的作品，诸如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茶馆》（老

舍)、《山乡巨变》(周立波)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(李英儒)、《上海的早晨》(周而复)、《杂色》(王蒙)、《美食家》(陆文夫)、《烟壶》(邓友梅)、《人生》(路遥)、《人到中年》(湛容)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(张贤亮)、《三寸金莲》(冯骥才)、《我爱比尔》(王安忆)、《麦秸垛》(铁凝)、《虚构》(马原)、《极地之侧》(洪峰)、《活着》(余华)、《妻妾成群》(苏童)、《信使之函》(孙甘露)、《顽主》(王朔)、《迷舟》(格非)、《枣树的故事》(叶兆言)、《年月日》(阎连科)、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(池莉)、《奔跑的火光》(方方)、《东藏记》(宗璞)、《务虚笔记》(史铁生)、《秦腔》(贾平凹)、《平原》(毕飞宇)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(迟子建)等,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,更重要的,它所呈现的,不仅仅是作品,更是标准、原则、精神,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,得以确认、延续和发展。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,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,《收获》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,把《收获》视为一面旗帜,应不为过。尤其在今天,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,文学家也不例外,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,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,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、内分泌失调,唯有《收获》的高贵、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,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。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,但在这个时代里,它却成为一个奇迹。

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。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,试图通过《收获》的个案,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,但因时间、精力所限,始终未能如愿。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,起于2007年,《收获》创刊50周年的时候。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、整理、编选,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,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,它是一部回忆之书,一部史书,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,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,因为它给我们希望。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,一种无法言

喻的激情，使我在 2007 年春天，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。我们通读了《收获》50 余年的全部作品，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，又不受时代的局限，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，这是我们权衡取舍的重要标准。当然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，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，最后不得不割舍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但无论怎样，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，这套丛书终于在 2009 年的春天面世，为此，我要感谢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，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。我曾经试图去掉“50 年”这一时间界定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，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，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

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，我想，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。我毫不怀疑，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救助我们。

2009 年 4 月 1 日 北京

目 录

- 草原上的小路/茹志鹃 · 001
- 鬼/杨绛 · 021
- 稿纸上的月亮/北岛 · 042
- 芸斋小说/孙犁 · 052
- 桥边小说三篇/汪曾祺 · 065
- 多余的故事/刘索拉 · 079
- 错误/马原 · 091
- 牛皮/何立伟 · 104
- 光明的迷途/皮皮 · 114
- 青黄/格非 · 128
- 悬岩之光/扎西达娃 · 144
- 结婚/阿城 · 147
- 陈守存冗长的一天/北村 · 150
- 空的窗/陈染 · 161
- 炮打双灯/冯骥才 · 173
- 临终关怀/陈村 · 189
-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/王小波 · 196
- 那年春天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/潘军 · 210
- 架纸飞机飞行/毕飞宇 · 217
- 朱颜长好/宗璞 · 223
- 画屏/孟晖 · 233
- 小羊皮钮扣/朱文 · 241
- 古典爱情/刁斗 · 254
- 口供/荆歌 · 265
- 流/丁天 · 277
- 雾月牛栏/迟子建 · 286
- 少年英雄史/须兰 · 303
- 五月六日/金仁顺 · 311

草原上的小路

茹志鹃

荒芜的草原，仿佛一直铺展到天的尽头，在这广阔无垠的地方，路本是可以挑直了走的，可是已经踏出来的小路，却是这样蜿蜒、曲折。也许是那些最初踏出路来的人，被偌大的草原迷住了，他们东张西望，不知要走向何方；也许，他们只是漫不经心，在这寂寞的草原上，边想着心事，边信步地走着，走着。但是尽管小路弯来弯去，它总会把人引到一个目的地。不是油井，便是水井，要不就是通到宿舍和临近的小镇。

小苔下了大夜班，又从 48 井取了油样。这口决定封闭的死井，含水量竟然从 99.8% 降到 45%，化验员不放心，叫再取个油样。小苔拎小油罐，便沿着这弯弯的小路走着，脚步是急促的，她那对分得稍开、乌黑的大眼睛里，毫无倦意，她有种预感，今天她会有信，石均来的信。但一想到石均，她不自觉地放慢了步子。石均，平顶头，冷冷的目光，嘴角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嘲，油垢斑斑的工作服，有时穿一双长筒胶靴，这使他的身量比他平时穿那条肥大的旧军裤要显得略高一点。有点懒散，有点邈邈，有点骄矜，有点沉默，有点尖刻。多么奇怪，她脑子里的石均，竟还是“四人帮”没有粉碎之前的石均。对这个石均，她似乎有点了解。但是最近的石均，他父亲落实政策以后，他陪同父亲去南方看病访友带散心的石均，虽然还是平顶头，肥大的裤子，但对小苔来说，好像有点陌生了。他精神了，挺直了，干净利索了，懒散邈邈已经消失，而那骄矜沉默，却变成一种自信，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。他陪父亲去南方以后，给小苔来过两封信，这使队里很多同志拿她开玩笑，但是天哪！这是两封什么信？极普通的信，谁都可以

看的信呀！小苔急得要跳脚，最后还是杨萌了解她，当场就把石均的信给大家念了一遍，大家这才没咒念了。不过还是有人说俏皮话：“那石均干吗不给我写信呀？”……

“是啊！他干吗要写给我呢？……”小苔干脆站了下来。草原的尽头，又是那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，渐渐地脱开了地平线，阳光也像那样平射过来，把人，把草原、小路，把整个的秋天，都染成淡淡的玫瑰色。小苔突然醒悟过来，又急急地沿小路走去，也许是这清晨的空气、阳光，她心里满涨着一种不安的幸福的感觉，似乎生活对每个人都张开了美丽的翅膀。

回到队里，她没到化验室，却拎了油样罐先进了宿舍。在窗下的老地方，正坐着瘦小的杨萌，在静静地看她的地质资料。

“有信吗？”小苔不觉冲口而出。

“有。”杨萌把夹在讲义夹里的一封信交给了小苔，并抬头看着她，又加了一句：“石缄。”两个字，道破了小苔的内心。她不觉红了脸，勉强地说道：“我是问你有没有信，录取通知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杨萌轻轻地回答了一句。不过，这时声音再大，小苔也不可能听见了，她已拆了封，正看信呢！于是杨萌又平静地低头看她的资料。

两张信纸，粗大的字体，最后石均的签名倒占去了半张纸。跟上两封一样，又是一封人人都可以看的信，不过报告了他父亲的工作已定，去原省担任原来的书记职务，不日将一同回来搬家。只是在信的末尾，有两行字，使小苔的心跳加快起来，“届时希望看到你，不过请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向爸爸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‘向爸爸怎么介绍你？’……”小苔细细地咀嚼着这句话。难道这就是自己等待的事？难道这就是那个……那个爱情？……等小苔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杨萌正注视着她。小苔立即做出平常的样子说道：“石均要回来搬家了，他爸爸还是回原单位当书记。”

“哦！”不知这个消息哪一点上触动了杨萌，她反射似的站了起来，但她立即意识到，又平静下来，拎起小苔取回的油样罐，说道：“我送去化验，你睡吧！”

小苔忽然想起还没问她考大学的通知收到没，就又问道：“你通知收到没？”

杨萌摇了摇头，拎了油罐，拿了她的书和笔，向外走去。她那瘦小干巴的身影，像一朵未及绽开就枯萎了的花。小苔知道，别的队有人已收到了录取通知，

不过她不敢把这消息告诉杨萌，这样做是残酷的。她从旁知道杨萌在农村插队时，贫下中农曾三次推荐她上大学，都被人挤下来了。现在可以凭本事考试了，她的年龄又似乎太大了一点。不过杨萌自己却从不提这些，精神上也似乎未留下什么痕迹似的，她仍然只顾钻在地层下面，在新生代，中生代，古生代，在多少百万年前的岩层里探究着什么。经常半夜里她床上就没有人了，独自去坐在隔壁阅览室里，把电灯拉得低低地碰着头，在过她最有趣的一部分生活。小苔尊敬她，却从来也没想到过怜惜她，但这时候，在自己心里藏着一种隐密而朦胧的幸福感时，她突然怜悯起杨萌来了，她追上去，安慰道：“杨萌姐，你别着急，现在不是‘四人帮’那时候了，你考得那么好，还有不取的理？我保证明天通知就到。”

杨萌微笑着，向她点点头，作为回答，也作为感谢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小苔觉得杨萌今天的笑容有些疲倦，有些无力。她不知道自己今天特别敏感，还是真的这样。她慢慢地洗着脸，那面小圆镜子里的脸，似乎比平时苍白，眼睛是出神的，唯有那个酒窝是活泼的，它时隐时现，仿佛在问：“喂！怎么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镜子里那对大眼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黑，面容也随之越来越严肃了，而且分明地摇了摇头，“不，这不是那个，那个爱情，爱情要比这美得多。他不过是平常的，一般的意思。怎么介绍？姓萧名苔，人称小苔，不就完了。”小苔洗好脸，急促地脱衣上床。为了补救刚才种种有屈自尊的想法，她把一切都丢在脑后，阖上了眼。已是北方的秋天了，一条薄被却仍然是这么热，她用脚把被挑松，又把手臂伸到被外，伸到枕头下面，无意地又碰到了石均的那封信，她又不自觉地把信重读了一遍，“不，石均问如何介绍，意思绝不是指一般的尊姓大名。他不肯明说，他自尊。要我来说明。这就是那个爱情了……？”小苔丢开信，再次闭上眼睛，可是思想却像个线球那样滚动着，滚动着，把陈年的丝丝缕缕都牵了出来。

一九七五年的秋天，小苔从东北农村抽调到油田来的第一天，火车载着从各处抽调来的知青，到达油田的时候，正是夜间。分到采油队的二十多人，先集中在大队部，然后按照分配好的名单，由各个采油队来车来人迎接，分到303队的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萧苔，另一个是男同志叫石均。“谁是石均？”萧苔怀着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兴奋，睁着大眼，在人群中寻找着，猜测着这位未来的同事石均。

她先猜一个戴眼镜的，比较文弱的南方人，可是这个人跟着最早来接的车子走了，后来她又猜是那个黑红的脸膛，老吡着一口白牙说笑的北方人。可是不久，这人也跟着别的采油队走了。最后，只剩下萧苔一个人，面对着一个满脸胡茬，赤脚穿了双旧跑鞋的大队干部，没有什么石均。

“大概是个有来头的后门工。大家都报到了，他可以不到。”真是，萧苔在农村这三年可不是白耽的，什么事没见过？招兵招工的时候，大学招生的时候，那就瞧吧！娘老子一个个的显神通，有权的使权，有钱的花钱。萧苔可看不起，有人说她是吃不到葡萄嫌它酸。萧苔一皱鼻子，说：“我呀！有得吃我还要挑那甜的呢！”她这次抽调上来，多亏了她队里的干部正派，硬推荐了她这个没权没钱的营业员女儿。可是又偏偏碰到了跟一个有来头的人在一起，萧苔可并不高兴。最后，地处边远的 303 队的车来了，一辆带篷的两吨卡，来迎接新同志的人，却是个矮小的女同志，黄脸，低额，象刀刻似的抬头纹，实在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了。只是从她那双深邃的眼睛里，尚保有青春的活力。她把萧苔的手有力的一握，就用她略带广东味的普通话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：“我叫杨萌，比你早来两个月。”

“你也是插队上调的？”萧苔好不容易有了个说话的对象，很高兴。

“对！”杨萌答了一声，便把小苔的行李，起码也有七八十斤重的一个行李包，一拎就扛上了肩。萧苔自己拎了旅行包，跌跌撞撞跟在后面，只见她到了卡车后面，把肩膀一耸，行李就轻轻巧巧地上了车，好像是个专业的搬运工。

“你插队几年了？”小苔问。

“八年。”

“啊！八年。”小苔惊讶了，“那你一定很大了？”

“对！很大了。”杨萌转过头来，第一次注视着萧苔微笑了。她看见萧苔那对本来很大的眼睛，这时由于惊讶，睁得更大了，眼梢都挂了下来，“你有二十了吧？”杨萌边把她的旅行包送上车，边问道。

萧苔一咧嘴，大概是想苦笑一下的，结果是露出了两排细白的牙齿，左颊的一个酒窝深深的一旋，变成了极其灿烂的一笑，说道：“二十一了。我已经有了三年的独立生活经验，经历过很多事，所以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”

杨萌亲切地拍了拍她，说道：“小苔，上车吧，还有一位同志等在镇上呢！”

“就是那位石均？”萧苔爬上了车，问道。

“对！”杨萌跳上了车，把车后挡板拴好，车就开动了。车上有个帆布篷，两边有木条凳，杨萌就紧靠前面坐下，萧苔则迎风站在车厢前面，秋风虽然很冷，但她也不愿放弃观赏夜景的机会，一边顺口说：“我猜，这个石均的爸爸一定是个大干部吧！”

“过去是。”

“那就行。总还有那些老首长，老战友，叔叔阿姨照顾着。你认识石均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不认识，萧苔就放胆说了：“根据我的经验，对这号人，要就远着点，要就是拍着点，都是通天的。”

杨萌又微微一笑，不过这次萧苔没看见，车里黑魆魆的，她又目不暇接地观赏着油田夜景，她只觉得杨萌沉默了一会，才听见她轻轻说道：“过去也许是这样，现在他们可能比谁都惨。”

“可能。不过他们觉得苦的事儿，在我们老百姓来说，都是平常事儿。插队，种田，烧饭，洗被子，吃窝窝头，不就是这些吗？”

“……你是对的。不过你没有把心灵上的负重算上。”

“可能。”萧苔趴在车前的挡板上，望着远远近近、星星点点的一片灯光，她不禁欢呼起来：“啊呀！真漂亮！”说着又回头对杨萌说道：“我这个人爱幻想，人家还说我感情脆弱，不过我不承认。我只承认自己近半年来学得有点世故了。这倒是真的。你，我得叫你杨萌姐了，你今后得防着我一点，提醒我一点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心肠好，是个老实人。插队八年才上调，你也太没办法了。……”小苔的话还没说完，卡车就停下了。接着车后丢进一小卷铺盖，一个网线袋，然后双手一撑，跳进一个人来。小苔从车内望出去，只看到一个平顶头，中等个子，两肩宽阔的青年人的剪影。他上来以后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就在车后坐下了。但车上的两个人都知道，这就是石均了。

奇怪的是，他一来，车里好像突然冷了许多，也闷了许多，谁也没有作声。一会，小苔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你家住在镇上？”

他用鼻子“嗯”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

“你是本地人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你家怎么住在这里？”小苔仍然追根寻底地问着。

“发配来的。”话说得直白尖刻，话外有话，意思是：“这下你满足了吧！”小苔窘了，半天没作声。好在车里谁也看不清谁。过了半晌，才听见车前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是中了状元才抽调到这里来的。”说话的是杨萌。小苔的酒窝儿在暗中旋了一下，接着便望着车外，轻轻地哼起了“石油工人之歌”，不过她哼了几声，没有人响应，也就不作声了。于是一辆小卡车，载着三个各不相同，但都一样沉默的人，在草原的便道上颠簸前进。

小苔和石均在黑洞洞的车里，不能说见面，只能说初次的交谈，应该说相互之间不是友好的。到达以后的第二天，两个人才见面，不过，恰恰正在小苔非常尴尬的时候。

这是第二天一早，小苔跟杨萌去看一口快要死了的油井，也就是说，这井里喷出来的已不是油，99.8%都是水了。但是当她们一走出采油队的大院，小苔就呆住了。草原以它的辽阔和荒漠，出现在小苔的面前，昨夜间，由井架上的灯光所构成的繁华，竟像童话里的魔法一样，消遁得无影无踪。小苔靠在一个篮球架的柱子上，眼里立即蒙上了一层泪水。杨萌朝她看了看，也没安慰，也没劝解，只是默默地陪她站着。一会，小苔抹去了泪水，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很脆弱，是不是？”

“容易动感情，不一定就是脆弱。对吗？”杨萌说道。

“对！太对了！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着好了，我的行动不会是软弱的。”小苔说着，泪水又不听话地涌了出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石均走过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叫小苔吧？”

小苔也来不及擦干泪水，便挺胸说道：“我叫萧苔。”

石均略略凝视了她一会，便收起了嘴角上的那一丝讽刺，不无诚恳地说道：“不喜欢这地方？”

“对！我是说出来了，有人不过没说就是。”说着，就擦干眼泪，直瞪着石均，很有点挑战的意味。石均赶紧把眼光避开，说：“领东西去吧！采油工的三件宝，饭盒，电筒，大棉袄。”说时，并不掩饰自己的沉重心情。小苔一时倒没了主意。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，直接从地平线上跳了出来，一队大雁排成人字形，向南飞去。三个人同时目送雁儿们远去以后，互相看了看，发现三个人站成一个鼎脚。

最后还是杨萌说话：“采油工真正的岗位，是在地下。”她拉着小苔，脸却对着石均，说道：“沉睡了千万年的石油，它在地下也会受到压制，也会逃跑，也会躲藏，这里面的学问，够我们学一辈子的。走吧！我们先看看 48 井去。”于是杨萌带头，在草原的小道上，三个采油工也走成了一个“大雁”的队形。……

……

“我怎么向父亲介绍你呢？……”这是一根轴，小苔大睁着眼，躺在床上，思想就围绕着这根轴转动着，转动着。忽然，她直坐了起来，她听见有一种抽泣的声音，是的，分明是一种压抑不住的抽泣，声音是从隔壁阅览室传来的。这是谁？杨萌？……不，杨萌是不会这样哭的。当小苔想再听听清楚时，抽泣声消失了，一切又归于沉寂。小苔重又躺了下去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怎么向父亲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这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？……那是小苔和石均来到采油队的第一个春节以后。曲曲弯弯的小路上，还覆盖着厚厚的雪，小苔和一些回家探亲的同志都回来了，而石均的家就在镇上，可是他也请了假，说是到省城里去探亲的，而且一去不回，一下就超假半个月。队长当然很恼火，大小会议上已缺席批过几次。有一天下午正开会的时候，石均气喘吁吁，挟着棉袄，上身只穿一件破的大红线衫，一头大汗地撞进来了。他刚坐下歇气，就听见队长猛喝了一声：“石均，站起来！”

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。石均开始也有点愕然，可是紧接着他泰然地反把身子靠在椅背上，坐得更舒服一些，然后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站起来，说说你为什么迟到。”队长见他这样，更恼火了。

“我坐着说，你听不见吗？”石均两眼直盯着队长。小苔却捏了两手汗。她觉得石均迟到虽然不对，可是队长不问情由，这样欺人，内心也大为不平。

“你要流氓，你滚出去！”队长的面子下不来了，他吼着冲到石均身边，大有动手要拉的架势。石均仍坐着没动，只是用肩去擦着下巴上的汗水，然后便默默地抱起衣服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一种深切的同情，攫住了小苔的心，她想起刚到的那个晚上，说石均的那些话，是不公正的。内疚在同情上面又加添了一层绵绵的歉意。

散会以后，小苔便向石均笔直的走去，他一个人正站在球场上，肩靠着篮球架的柱子，孤零零在想着什么。小苔走了十多步，发现有个人挽起自己的臂膀，

一起向石均走去。是杨萌，她边走边在小苔耳边轻轻地说道：“一个人最难忍受的并不是打骂、斥责，而是孤独，一种歧视下的孤独。”

两个人走到石均面前，杨萌只是向他微微地笑了一下。小苔却愤愤地说道：“对这种领导，你犯不着生气。”

“我已经习惯了。一个领导不整整我这样儿的人，又叫他们做什么呢！”石均虽然这样说，身子却无力地依在柱子上一动也没动。

“我认为还要体谅他们。也许不这么做，他们自己还要挨整呢！”杨萌说着，眼睛望住远远的地方。那里正有一轮落日，带着金红的光芒，浮在地平线上。

“对！我们挨整无所谓，他们头上大小还有一顶乌纱帽呢！”小苔说着又问石均：“你上哪里去了？这么长时间。”

“我探监去了。你大概不知道我有个特嫌的父亲关着吧！”石均转过头来，看着小苔。冷的目光里跳动着丝丝饶有兴味的观察。

小苔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惶然地哑了。

“石一峰同志身体好吗？”杨萌问道。这次轮到石均哑了，过了一会，才说：“他好。你认识我父亲？”

“不认识。只是听说过。”杨萌说。落日在往下沉，红得也越来越暗。

“你跟妈妈一起去的吗？”小苔的音容更加温和了。

石均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妈妈是个勇敢的弱者，爸爸关进去的第二年，也就是我们全家发配到这里来的第二年，她吃了一瓶安眠药，长睡不起了。”

“啊！”小苔不自禁的惊呼了一声。杨萌听了，脸呆呆地，毫无反应。只是那长长的睫毛颤抖了一下，便顺下来，盖住了那双深注的眼睛，那里面正和落日的余辉一起燃烧着一种火似的光，灼人的光。过了一会，她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石均的肩膀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每星期都说回去看妈妈的吗？”声音是平静的。

“看骨灰盒，看她遗赠给我的任务，一个十岁的妹妹。现在已经十三岁，在镇上念书。儿童是特别轻生的，我回去要给她一些快乐，给她一些信念。要她相信爸爸没有罪，要有这个信念。妈妈就是失去信念才完的。妹妹可以没有馍馍吃，可是不能没有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”

“石均，”杨萌沉思了一会说道，“光有一个相信父亲无罪的信念是不够的。你还必须教会她，也教会自己，不要在等待当中闲白了少年头，你还要教会她，

也教会自己，不要太怜惜自己，要去苦干苦学。她还是幸福的，在念书，还有哥哥照顾着。”说完，她也没招呼小苔，就转身迅速地走开了。只剩下小苔和石均两个人对面对地站着。小苔的大眼里，这时已噙满了泪水，对石均说道：“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？……”石均缓缓地对她摇了摇头。

晚霞已经渐渐褪去颜色，依然是几片透明的薄云。暮色将临而未临的白光，笼罩着大地，使一切都显得那么纯洁而宁静。……

……

隔壁又有了那个抽抽噎噎的声音，不过这次更轻了。这种吞泣声，比大声号啕还要刺激人的神经。小苔翻了一个身，又翻了一个身，然后就坐了起来，一想到要穿好衣裤，走出宿舍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时，她又躺了下来。她实在乏得很了，不过就是睡不着。隔壁那个隐隐的泣声停歇了，四周又归于寂静，小苔却依然大睁着眼睛。……

……

是那次谈话以后的第一个休息日，杨萌早早地就把小苔喊起了床。小苔洗脸的时候，顺便就洗了头。她刚披着湿漉漉的头发，脸上的水珠还没擦去，杨萌就对她说道：“今天我倒很想去石均家看看，也许能帮他做些什么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去去去！你这个主意想得真好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！”小苔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杨萌含笑帮她把那一头乌黑的、柔软的头发擦干，然后扶着她的双肩，说道：“小苔，主意是好，不过我今天正巧有事，你一个人去好不好？”

小苔迷惑地点点头，“好！”

杨萌很高兴，按了一下她的鼻子，说：“小苔，你真像我小时看过一本童话书里的白雪公主，又美，心肠又好。你早去早回吧！有什么要缝要补的，拿回来我做。”

北方是极少春日的，不过到底立过了春，快到雨水季节了，吹来的风已不那么刺骨了。弯弯的小路，躺在苍黄的草原上。路上轻盈飘逸地飞着一朵淡紫的花，玫瑰色的脸颊，托在雪青的毛茸茸的围巾里，带着时隐时现的笑靥。小苔想象着石均会怎么接待她这个不速之客。

石均的家龟缩在小镇的角落上，两档碎石砌成的台阶，推开台阶上的门，是一条带子似的小院子，一头是一口无沿井，一头是一棵收拾得十分精心的丁香，

当中是一大间平房。小苔推开门的时候，石均正弯了腰在一张小板桌上和面，他一见小苔，并没感到意外，只是立即走到门口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。”小苔有点窘，“我来看看你的妹妹。”

“哦！”石均放心了，说，“她不在，上同学家去了。”他仍然当门站着，并没请她进来的意思。小苔有点失望，对这次拜访，她想象当中完全不是这样的，那要热烈、激动得多。现在她却讪讪地站在门口。小苔也就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我是来看看，有什么要帮忙的。”边说边用手把石均拨开，自己就走进了屋子。屋子当中挂着一条被单，算是把屋子隔成了两间。内外各有一张板床以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空荡荡的房间，却又是那么凌乱。回头再看看石均，他呆着脸，跟在后面，从他脸上，看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。

“他太爱面子了。”于是小苔装作什么也没注意到，只顾把床上的被子拆了，放在井边的一个盆里，埋头洗了起来。被里都已破旧得不能用劲洗了。“杨萌的话是对的，他们现在比谁都惨。”小苔洗着感叹着。洗完被子，她又进屋去收集了一大堆需补裋的衣服、袜子，石均始终在旁看着，不阻挡，不帮忙，也不道谢，一直看到小苔卷好破衣裳，挟起要走了。他这才一手撑着门框，又像她进门时那样，堵着路，冷冷地盯着小苔，说道：“同情了？怜悯了？”

小苔刚才只是感慨而已，听了这话，倒真的可怜起石均来了。她明白这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在苦着他，于是就真诚地说道：“石均，我们不是同事，又是同志嘛？”

“那么是来学雷锋？”石均嘴角上带着一丝讽嘲的微笑。

“学雷锋也没什么不好。”小苔说。

“那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。我不需要这一切的善心和施舍，你懂不懂？”石均激动得额上的青筋都绽了起来。挑衅地看着小苔，好像恨不得跟她吵一架才解气。可没想到小苔的酒窝旋了下，说道：“我懂。”真的，如果石均对她千恩万谢，她倒是宁愿他这种不客气的态度。这种态度虽然过火了一些，但是没有世俗，也没有卑屈。小苔便含笑说道：“那么，算我有这个需要行不行呢？我有空闲，我有这个兴趣，我有这种癖好，我愿意活动活动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！”说完，就又像进屋那样，拨开石均，走出了屋子。

“你说的是假话。”石均紧跟在后面。